蜀山劍俠傳/10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〇一回　天驚石破 寶劍龍飛　霧散煙消 淫娃鼠遁

下一回▶

于建暗自驚異，蹲下身去，順手拿起左邊紐環往上一提，覺着並不喫力。剛剛揭起，便見裏面金蛇亂竄，嚇得於建連忙將石板蓋好，一個驚慌疏神，差點沒跌出穴外滾下崖去。側耳一聽，洞穴中錚錚亂響，好似金刃相觸之聲。于建不敢再看，又沒法下來。正在着急，忽見半崖腰洞口飛下一條黑影，定睛一看，見是袁星。方喊得一聲：「袁星救我下去！」袁星已經縱到面前，一見那洞穴，便問于建怎得到此。于建不便說自己疑心二人行動，祇說尋找二人，從崖上滾下，被這洞穴擋住，無法下去，請袁仙援手。袁星側耳往穴中一聽，正待搭話，猛一擡頭往前面一看，忽然面現驚疑，急匆匆抱了于建，縱下崖去。說道：「如今丹臺那邊出了事，你祇在此看定上面洞穴，先不要對旁人說起，我去報信就來。」說罷，正要拔步飛跑，正遇芷仙走來，一眼看見於建，便問可曾看見虎兒和楊成志。于建道：「弟子今早起來，不見他兩人在室內，出來尋找，如今還未及見呢。」芷仙未及答言，袁星已搶着說道：「裘姑娘可知丹臺靈翠峰寶物出現麼？」芷仙聞言大驚，忙問就裏。袁星道：「我也纔知道。如今事不宜遲，同去見了我主人再說吧。」同芷仙急忙飛回到太元洞內。

若蘭自經芝仙舐後腫雖未消，疼痛已止，除了手臂麻木失了知覺外，已無甚麼苦痛，和英瓊正在閒話。見芷仙面帶驚慌匆匆跑來，後面還跟着袁星。到了室內，袁星先自趨步上前說道：「袁星素常留心凝碧崖前飛瀑仙源，知道本山一定藏有許多奇珍至寶，也曾

和裘仙姑說過，雖知那仙源定通別的所在，總未尋着真實地方，未敢妄報。適纔同鋼羽把守後洞，對崖飛雷洞李真人門下石、趙兩位大仙因聽袁星說申仙姑在棗花崖受傷，意欲前來探望，命袁星迴稟。在洞側崖上，祇見丹臺那邊仙雲大起，靈翠峰已隱沒不見，想是寶物出現，再不就是發生了甚麼事故。請主人和二位仙姑速去探視要緊。」若蘭見多識廣，紅花姥姥在日，曾說凝碧崖藏有長眉真人的法寶甚多；到了以後，又聽靈雲也是如此說法。一則知道這些法寶俱有仙符封鎖，二則無有教祖法諭，誰也不敢亂動。一聞此言，知道教祖不久就要回山，靈雲等尚未歸來，法寶絕不會無故出現，好生驚疑。便問芷仙新來諸人可在室內。芷仙道：「我因還有半個時辰便是他們進餐之時，連日見南姑滿腹心事，從未好好安眠，難得安睡一刻，意欲先叫他們三人前去安排，回來再喚南姑。見他們三人均不在室內，尋到崖前，祇看見於建一人，就回來了。」若蘭聞言，心中一動，忙對芷仙道：「芷仙姊快去尋找楊、章二人，如果找到，不許他們亂走動。袁星仍回後洞把守，回覆石、趙二位道友，說我傷勢業漸痊可，不敢勞動。明日便是端陽，等青螺諸位師姊回來，再去奉請。今天但盼不要出事纔好。」說罷，匆匆拉了英瓊，駕遁光往丹臺飛去。袁星忙喊主人慢走，還有話說時，二人業已飛出洞去。

芷仙見咫尺之間，還駕遁光飛走，知道事關重要，忙着出洞尋人。袁星追上前去說道：「仙姑且慢，還有事呢。」芷仙便問何事。袁星道：「我因見這裏許多地方每交午夜，必有寶光上騰，時常留心。剛纔我從崖上飛下，又被于建無心中撞落山石，發現一個洞穴，裏面金鐵交鳴，響聲甚大，定有寶物在內。那洞穴外有門戶符籙，我不敢妄自開看，正要回來報信，便見丹臺仙雲大起，知道事關緊要，連忙走來先說。偏偏我主人同申仙姑那般性急，不俟把話聽完便走。我也知丹臺是全山最要緊的所在，主人們定來不及先顧別處。不過洞穴既現，法寶又在裏面作響，萬一發生事故，豈不怪我知而不報？我看那新來四人中，姓楊的最是有些鬼頭鬼腦。于建曾說尋他不見，萬一闖了禍，現在也無法挽救。不如我去後洞把守，姑娘親去洞穴前守護，等主人與申仙姑回來，再作計較。」

芷仙見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估量新來諸人自受申斥，每日頗爲恭謹，不敢鬧事，便依了袁星。回到崖前，見於建一人兩眼望着崖壁洞穴，正在驚慌。見芷仙走來，連忙跑上來說道：「仙姑、袁仙快看上面洞穴！」芷仙忙問何故。于建道：「二位走後不久，我在下面聽見哧的一聲，從洞中飛出一道青色彩虹，疾如閃電，光華耀眼，冷氣逼人，往天上飛去了。」芷仙聞言大驚，忙和袁星拔出寶劍，飛身上崖。走到穴前一看，那穴紋絲不動，兩扇洞門仍然關得嚴嚴密密的。袁星側耳一聽，裏面響聲龍吟虎嘯，如奏仙樂，祇是聲音卻比先前小了許多。芷仙、袁星商量了一陣，因聽於建說業已飛走一道青色彩虹，不敢大意開看。芷仙又問于建怎會發現這洞穴。于建又把上項事情說了。再往丹臺

那面一看，祇見仙雲籠罩，彩霧靠罪，也看不見李、申二人動靜。問起袁星，知道比先時還要濃厚。袁星恐後洞再要出事，忙着要走。芷仙一時也拿不定主意，祇好一人在穴旁把守，且喜響聲越來越低，別無動靜。過了半個時辰，遠遠望見李、申二人回到太元洞前。芷仙急忙招呼二人過來，先說明發現洞穴之事，不及細問靈翠峰如何，便要去尋楊成志和虎兒。英瓊氣忿忿地說道：「這兩個業障！也許死在靈翠峰了，尋他則甚？」芷仙聞言大驚，剛要問時，若蘭道：「我已丟了一件法寶，那邊未了，這邊又有了事，怎麼偏在大師姊回來前一日同時發生？如今先顧不得說閒話，先把這洞封住再說。」說罷，口誦真言，用符咒先將洞穴封住。施法以後，立刻穴上起了一陣煙雲。若蘭大喜道：「這裏不妨事了。聽穴中響聲，定然藏有仙劍之類的法寶不在少數。祇可惜我知道遲了，適纔飛走那道彩虹，不知是甚麼法寶。大師姊和諸同門不在家，連出許多事，真是氣人。我們下去細談吧。」若蘭又盤問于建。于建不敢再爲隱瞞，便將二人連日行動可疑及前事說了。三人因於建發現洞穴事出無心，並未怪他，祇囑咐以後諸事留意，分別回洞。

芷仙忍不住問虎兒怎麼遭難，真的可曾身死？若蘭道：「我一到丹臺，便看出那仙雲不是偶然發出，定是師祖設下的仙陣，如無人私入陣內，絕不會發動。我又看出靈翠峰已經飛去，自不量力，想從生門入內，看看有無法寶遺存。誰知師祖仙法妙用無窮，如非當初偶聽先恩師說，和師祖在福仙潭鬥法，恩師用身外化身得免於難之事，彼時無意中跟着先恩師學了點，差點我也陷身在內。就這樣還將我一件護身法寶失落陣內，纔得脫身。我當時並未深入陣裏，祇在生門前觀望，隱約見虎兒伏倒在地上。歸來駕遁光到處尋找，不見楊成志，定然也陷在陣內。虎兒所入恰好生門，或者不至於死。楊成志那廝就難說了。適纔聽於建之言，定是他兩個業障垂涎仙草，前去偷盜，咎由自取，不去管他。祇是芝仙常在那裏盤桓遊息，它又識得仙草所在，如將它也陷入陣內，那纔糟呢！虎兒根骨甚好，雖不似夭折之相，但是仙陣厲害，如有不幸，豈不可惜？」正說之間，南姑驚醒轉來，一聽衆人說起經過，痛不欲生，眼淚汪汪跪在三人跟前，請求搭救，並求衆人領她到靈翠峰去。若蘭道：「事已至此，我等道力淺薄，有何法想？現在丹臺附近仙雲籠罩，我等俱不敢上前，你去有甚麼用處？除等大師姊她們回山，新入門的秦家姊妹法術精深，或者能夠挽救；否則祇有請大師姊趕往東海，向掌教師尊求救了。」南姑聞言，不敢勉強，祇急得飲泣吞聲，哽咽不止。英瓊見她可憐，便和若蘭說了，姑且領她到丹臺走走。若蘭因爲適纔冒險撞入仙陣，又駕遁光遍山尋找芝仙與楊成志蹤跡，運氣時創口受了震動，漸漸覺得傷處又有些脹痛，起初並未十分在意，仍同了南姑再往丹臺。南姑走至丹臺左近，便跪在地上，求師祖長眉真人憐救虎兒一命。枉自呼號了好一會兒，直哭得力竭聲嘶，仙雲毫不減退。若蘭、英瓊也是代她難過，再三勸慰，纔將南姑扶起。

剛往回走，英瓊一眼看見若蘭袖口有紫血流出，忙喊：「蘭姊，你看你的手臂又怎麼了？」若蘭也覺着臂上一陣陣刺骨生疼，將袖一看，那傷口重又迸裂，雖不似先前那般奇痛，漸漸有些禁受不住。芝仙又不知去向，無可奈何，祇得一同迴轉太元洞再作計較。回洞落座不久，又覺傷處一陣奇癢，肉已潰爛，更不能下手抓撓，惟有咬牙忍受。英瓊、芷仙雖沒有身受痛苦，也是心中難受萬分。四人都是愁眉淚眼，好容易捱到第二日。英瓊自若蘭受傷，早就想派神鵰去青螺送信，請靈雲先想救治之法。若蘭再三不肯，說守山責任甚重，如無髯仙警告，後洞未闢，還可借崖頂上祖師的仙符封鎖，不畏敵人侵犯。髯仙警告定要應驗，自己又受了重傷，一旦後洞有事，神鵰是個有力的幫手，萬萬遣去不得。英瓊祇好作罷。且喜當日便是端午，從寅初盼起，直盼到午後，仍未見衆人回來。英瓊祇記着破青螺是在午前，有秦家姊姊的彌塵幡，頃刻千里，不難即回。哪知靈雲等破完青螺，還要轉救鄭八姑，有些耽擱。又疑心靈雲等破完青螺不就回來，或者又往別處去，好生後悔日前不遣神鵰送信的失策。又見若蘭渾身火熱，傷處苦痛難忍；南姑關心同氣，不住悲泣。越加焦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一般，一會兒在室中寬慰若蘭、南姑，一會兒又跑出洞去向空凝盼。正在望眼將穿，忽見袁星如飛跑來說道：「主人快去，飛雷洞出了事了！」英瓊聞言大驚，不及細問，知道若蘭不宜勞頓，得知警耗必定焦急，祇悄悄囑咐芷仙在洞中護衛，自己祇說到崖頂上去迎接靈雲。一出太元洞，速往後洞趕去。這時石奇、趙燕兒因見來人厲害，早將若蘭的法寶祭起護着洞門。英瓊原知道陣法生克，便和袁星掐訣行法，穿陣而出。到了外面一看，側面高峰上站定一個道姑和日前對敵逃走的孫凌波與施龍姑三人，正和神鵰、石奇、趙燕兒鬥在一起。英瓊更不怠慢，忙將紫郢劍放將出去。袁星見主人上去，也望空一聲長嘯。神鵰聽得袁星嘯聲，倏地由劍光影裏一個轉側，疾如投矢般飛下地來。等袁星縱上鵰背，二次凌雲又起。袁星手舞兩柄長劍，發出十餘丈寒光，殺將上去。

原來石、趙二人因那日英瓊、若蘭駕雕飛去，又是歆羨，又是佩服，祇盼二人得勝回來，好去瞻謁凝碧仙府。及至等了半天，不見動靜。芷仙被英瓊喊回洞去，並不知若蘭受傷之事，回了太元洞，便被英瓊留住陪伴若蘭，所以二人先不知音信。後來見芷仙不再出來，卻換了神鵰和袁星把守對面洞口。一鵰一猿，互用鳥語獸言對答，有時袁星又進洞去取些腌腊果子出來，與神鵰互相對喫，非常有趣。知這神鵰既回，李、申二人也必回來，祇不知勝負如何，不通獸語，難爲問訊。第二日早起，燕兒忍耐不住，心想：「一鵰一猿俱是深通靈性，話雖不通，叫它送信示意，總還可以。」便從對崖飛到後洞，對袁星道：「我和石師兄因惦記着李、申二位的勝負，意欲入洞探望，請你回去稟報一聲如何？」袁星便用人言將若蘭受傷之事說了。石奇剛跟蹤過來，聞言大驚，便和燕兒商

量要進洞慰問，請袁星前去通稟。袁星知是主人好友，不敢怠慢，立刻遵命回報。及至袁星迴來，說是靈雲等未歸，若蘭病體未痊，要緩日纔能待客，二人祇好作罷。因見袁星佩有兩柄長劍，問它可會劍法。袁星把得劍之事說了。並說祇在平時看主人和各位仙姑練習，默記一點，新得此劍尚無傳授，要等齊仙姑回來稟明之後，纔能練習。二人將劍取出看了，知是兩口奇珍。又問神鵰可通人言，神鵰搖了搖頭。袁星道：「我們猿猴猩猩本與人類同種分化，橫骨一化，便通人言。有兩種猩猩，更是生來一教就會。鳥類中除了鸚鵡、八哥尚能學舌外，餘者不脫胎換骨，終難人語。我這位鋼羽大哥，本領道行比我要強百倍，祇這一樣還不知得修多少年呢。」神鵰聞言，長嘯了兩聲，好似表示受屈的神氣。石、趙二人見鵰、猿都這樣精靈，有時問到神鵰，便由袁星做通譯，談談說說，頗爲有趣。

直到天晚，石、趙二人在飛雷崖前比劍練習了一陣，又叫袁星也練。袁星先說一聲：「二位大仙指教。」便將兩柄長劍舞動起來。劍一離劍匣，便是兩道二十來丈的青白光華，在微月繁星之下舞將起來，越顯得晶瑩耀眼，瘳人毛髮，比以前看時大不相同。袁星雖然不能運動劍光飛出手去，舞劍本領竟比石、趙二人還強，喜得石、趙二人連連拍手稱讚不置。袁星一得誇讚，越發起勁，將平時所偷記的峨眉劍法舞成了一團寒光雪影，疾如電閃，在平崖上下翻滾。石、趙二人好生驚奇。正舞到酣處，神鵰想是也有些技癢，一聲長嘯，舒展健翮，沖霄飛起，睜開兩隻火眼金睛，野鷹攫兔般覷定崖上那團寒光，盤空下視，倏地兩翼一收，水鳥啄魚般疾若飛星，穿入劍光叢中。祇聽袁星一聲怪嘯過處，一團黑影，兩點金星，早帶了那兩道寒光騰空飛起。那神鵰好不促狹，從空飛瀉，用鋼爪從袁星手上奪去那兩柄長劍，兀自在空中盤桓飛舞，也不遠去，不時低飛，離袁星頭上丈許高下，等到袁星縱身欲搶，它又沖霄飛去。直急得袁星在崖上連連頓足怪叫了好一陣，直露出哀求的神氣，纔斂翼飛將下來。袁星連忙縱過去，將劍搶到手中，歸入鞘內，纔用人言說道：「我想請石、趙二位大仙指點劍法，並非特意賣弄。你不怪你錯投了胎，既沒有長兩手，又不會人言。誰還不知你從白眉禪師聽經學道多年，能抓取人的飛劍？何苦氣不服我則甚？」言還未了，神鵰延頸顧盼之間，一聲長鳴，又要飛起。嚇得袁星往石、趙二人身後直躲，滿口告饒纔罷。引逗得石、趙二人哈哈大笑不止。袁星雖是畜類，心極向上，自得此劍，愛逾性命，神鵰和它玩笑也怕得要死，又和神鵰說了一陣好話。神鵰延頸瞑目，偏着一個頭，大有不屑神氣。又引逗得石、趙二人一陣大笑。末後神鵰叫了幾聲，袁星面帶喜色，對石、趙二人道：「我們鋼羽大哥要帶我到空中去舞劍呢。」說罷，二次拔出雙劍，將身一縱，上了鵰背，神鵰凌雲便起。石、趙二人仰頭一看，祇見那袁星騎在鵰背上，舞動兩道劍光，穿雲掣電，上下青冥。舞到疾處，好似千百條青白神龍圍裹着一團黑影，在星光之下亂竄，時而高出雲霄，時而低翔巖谷，

光華盤空，騰挪變幻。霎時間風聲四起，草木蕭蕭作響，連那個崖上洪波巨瀑都聽不見響聲。石、趙二人看得興起，也將劍光放出，迎上前去。三人一鵰，駕馭着四道青白劍光，滿空飛舞，出沒雲際，約有個把時辰。神鵰倏地束緊雙翼，流星飛瀉般直往側崖萬丈洪瀑之中穿了下去。猛聽袁星一聲怪叫過處，神鵰微一騰撲，便已翻身上崖。等到石、趙二人收劍趕過來一看，袁星已經下了鵰背，正在收劍入匣。再看神鵰，仍和剛纔一樣，鋼爪抓地，穩如泰山般站在那裏，慢條斯理地剔毛梳翎，黑羽上亮晶晶直泛烏光，金睛四射，顧盼威猛。燕兒見一鵰一猿如此神異，好生代英瓊欣幸。石奇心想：「凝碧仙府禽獸已經如此本領，餘人可想。」二人俱都不捨回洞，直玩到午夜做功課時，纔回飛雷洞去。

第二日一早，便到崖前仍和袁星說笑玩耍，袁星又回洞去取了許多儲藏桃杏之類出來，大家同喫。石奇問起袁星，知道今日端陽，靈雲等破完青螺便要回來，越發高興。一會兒工夫，便到中午，石、趙二人俱未能斷絕火食，回洞用完了素食，剛剛走出洞來，迎頭遇見袁星說道：「適纔鋼羽飛翔空中，去捕生鹿回來腌腊，在姑婆嶺上空看見兩個異派女子和一個道姑駕了劍光，正往我們這裏飛來，半途又遇見一個異派中的道士，便落下去。我問那些人的形象，有一個頗與那日與二位大仙交手的女賊相似，也許這個女賊又約人來此尋釁，二位大仙須要留意。」正說之間，忽聽神鵰連聲長嘯，袁星連忙捨了石、趙二人，縱過崖去。就在這一轉顧之間，忽見兩道青黃色的劍光從側面孤峰頂上飛將下來。石、趙二人不敢怠慢，忙將劍光飛出迎敵。擡頭一看，孤峰頂上站定一個道姑和兩個女子。內中一個正是那日逃走的桃花仙子孫凌波，卻未動手，祇在一旁高聲喝道：「那兩個業障還不束手投降，隨仙姑們回去，少時便要死無葬身之地了！」言還未了，這邊袁星早騎在神鵰背上，舞動雙劍，沖霄而起，殺上前去。孫凌波一見神鵰來勢甚急，鵰背上坐着一個似人非人的東西，舞動兩道青白長虹，風馳電掣般飛來，摸不着深淺，不敢怠慢。自己兩柄飛劍俱被敵人破去，便將陰素棠給她的一柄白骨飛叉祭起，化一道青灰光華迎上前去。那道姑識貨，知道神鵰來歷，大喫一驚，忙喊：「二位道友去擒那兩個小廝，待我來對付這個孽畜！」說罷，口中唸唸有詞，先噴出一團輕煙，籠罩着三人全身。由孫凌波與另一女子迎敵石、趙二人，自己準備單獨迎敵袁星。神鵰畢竟見多識廣，一見道姑身旁起了一股黑煙，口中連連鳴嘯，倏地撥頭飛下地去。袁星正待上前立功，忽見神鵰不戰而退，口中連連叫喚，知它用意。下了鵰背，忙跑近石、趙二人面前，說道：「神鵰說來的妖人厲害，二位大仙不可輕敵，可將申仙姑法寶祭起護着洞府，我回去請主人去。」說罷，撥頭往洞中便跑。神鵰放落袁星，二次仍又飛上前去。石、趙二人本覺迎敵喫力，因爲年少氣盛，不肯示怯，其勢又不能棄了洞府逃走，祇得將若蘭法寶護住兩邊洞府，以備緩急，奮力與敵人決一勝負。那三個敵人當中，孫凌波首先

不願傷害石奇。還有一個正是施龍姑，一則有了孫凌波先入之言，再見燕兒也是一身仙骨，恨不得將這兩個道童生擒回去，與孫凌波各分一個受用，兩不相擾。兩人俱是一般心思，俱都不肯輕下毒手。

那道姑本是爲尋峨眉門下報仇而來，誰知一到此地，便見崖下飛起一隻火眼金睛的黑鵰，認得是白眉和尚座下神禽，不由大喫一驚。以爲神鵰既然在此，白眉和尚也必定駐錫此間，如果遇上，絕非敵手。當着孫、施二人，又不便知難而退。暗怪自己不該輕信人言，說是峨眉主要人物俱在東海煉寶，祇剩幾個初入門的仇人在此，不難手到成功，誰知上了大當。知道神鵰厲害靈巧，兩隻鋼爪善攫法寶，不畏飛劍；何況鵰背上還坐着一個似人非人的東西，手中兩道劍光發出十餘丈青白光華，竟看不出是何家數。不敢怠慢，先將黑青砂放出一團黑煙，將三人身體護住，以免遭那神鵰暗算。然後獨自上前迎敵。就在這略一尋思之間，眼看那鵰纔一照面，便即飛了下去，鵰背上似人非人的東西竟是一個猿猴。適纔因爲飛行太疾，又有劍光圍繞，不曾看清。又見猿猴一下鵰背，和那兩個道童匆匆說了兩句，便縱身跳進對崖一個山洞中去了。那猿猴如此靈異，定然又是白眉和尚豢養的靈獸，想是看出來人厲害，入內送信。正猜疑今日之事有些凶多吉少，忽見下面起了一陣彩煙，敵人劍光並未退去，兩邊山崖洞府連那兩個道童俱都失了蹤跡；同時那隻神鵰重又沖霄飛起，直往劍光叢中撲去。那道姑一面囑咐孫、施二人留神，一面運用全神，將一道青灰的劍光迎敵。那神鵰何等靈巧，早看出來人劍光不弱，不能得手，身上仗着白眉禪師用不壞金光護身法煉過全身，敵人劍光傷不了自己，祇往劍光叢裏虛張聲勢，撲了一下，便即破空直上，隱入青冥。道姑見神鵰飛走，以爲它害怕劍光，正暗忖白眉和尚座下神鵰有名無實，想要幫助孫、施二人先將敵人劍光破去，再作計較。誰知那神鵰並未遠走，忽從雲層裏直撲下來，往三人頭上抓去。那道姑見日影裏彈丸飛墜般落下一點黑影，直往頭頂上罩來，暗罵：「不知死的孽畜！竟敢暗算傷人。」將手一揚，黑青砂化成一團黑煙，往上衝起。神鵰見難下手，一個轉側，捨了三人，又往劍光叢中飛去。一任它鷹飛鶻落，上下翻騰，想盡出奇制勝之法，那道姑俱有防備，不能佔得絲毫便宜。石奇、燕兒本非來人敵手，僅仗神鵰相助，勉強支持個平手。道姑明知敵人用的是隱形陣法，幾番想用黑青砂從敵人劍光起來之處打將下去，俱被孫、施二人攔住。

正在相持不下，忽聽一聲嬌叱，下面岩石上現出一個幼女，手揚處飛上一道紫虹般劍光。施龍姑識得厲害，忙喊：「這丫頭用的是紫郢劍，二位留意。」道姑已將那道青灰色劍光迎上前去，與紫光相遇，祇絞得一絞，便覺支持不住，心中大驚。同時神鵰飛將下去，又背了袁星舞動兩道青黃色長虹飛將上來。孫凌波知道今日不下毒手絕難取勝，對施龍

姑道：「姊姊還不下手，等待何時？」施龍姑此來，原是受孫凌波和道姑的鼓動，目的祇想覷便生擒石、趙二人回山，並不想用玄女針傷人。先見石、趙二人用陣法隱去兩邊洞府，易了山谷位置，便知不易得手。及見神鵰飛躍，日前在棗花崖相遇的那個使紫郢劍的小女孩子又出來助陣，情知這裏離峨眉派根本之地太近，更不知有多少厲害敵人還未出來。孫凌波祇管催促，龍姑祇管遲疑不決。那道姑見飛劍光芒銳減，情勢不妙，想要用力收回，哪裏能夠，被英瓊紫郢劍一夾，便成了兩截，餘光青熒，似兩截斷了的火柴飛墜。那紫光更不饒人，破了劍光，便直往道姑頭上飛去。孫凌波見勢不佳，捨了石、趙二人，忙將飛叉迎上前去，想抵擋一陣，好讓道姑行法。誰知又被紫光迎着一絞，化成無數斷光流螢四散。施龍姑先迎敵石、趙二人還不怎樣，及至袁星舞動玉虎劍二次飛了上來，雖不能飛劍出手，可是騎在鵰背上來往盤旋，竟不亞於飛劍活躍。那兩道劍光又大又長，舞起來如黃龍離海，長虹貫日，用盡元神，休想克動分毫，本就難於應付。及至孫凌波見道姑危急，分出飛叉前去接應，祇剩龍姑一人獨敵這四道劍光，如何能是對手。偏偏孫凌波白骨飛叉迎着紫光便成數截，龍姑心驚微一疏神，便被袁星兩道劍光絞住，指揮不靈。石、趙二人見英瓊帶着一鵰一猿連連得勝，又喜又愧。一見龍姑飛劍已被袁星兩道劍光絞住，石奇暗運真元，指揮劍光，直往龍姑身上飛去。那道姑雖然滿身妖術邪法，除了一柄飛劍，用起來大半仗着符咒。起初全神貫注飛劍，不捨得把它失去，難於分心。及至飛劍被敵人破去，又驚又怒。她還不知紫郢劍何等厲害，以爲黑青砂滿可以護住三人身體，劍光一挨，便受邪污墜落。放放心心地一手取一把黑青砂，一手拿着一個泥犁落魂幡，正在唸咒施爲，英瓊紫郢劍已經絞斷孫凌波白骨飛叉，往三人站立的孤峰飛來。孫凌波飛劍、飛叉全都毀在英瓊劍下，雖然萬分痛惜忿恨，也不敢再用法寶出手。眼看紫光飛來，見那道姑仍若無其事一般，也以爲黑青砂可以禦敵破劍，一時疏忽，祇一味催促施龍姑快放玄女針。言還未了，英瓊、石奇的飛劍雙雙飛到，英瓊與孫凌波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紅。也是那道姑命不該絕，英瓊將手一指，紫郢劍捨了道姑，直取孫凌波。祇聽一聲慘呼，紫光過處，一道白光直從峰頂墜落。那道姑和施龍姑各駕遁光分頭竄開。山峰陰風大作，愁雲慘霧中夾雜畝許方圓一團黑影，鬼聲啾啾，直往下面英瓊立足崖前罩下，同時更有八九道紅光射將下來。那神鵰連連叫喚，展開雙翼，將身向前。鵰背上袁星也舞動劍光，護着全身迎了上去。英瓊經了幾次大難，已知慎重，自己僅這一口紫郢劍，見敵人連施妖法，無力兼顧，祇得捨了敵人，將劍收回，待要護住全身。

就在這一轉眼間，先是一道金光從天而降，接着便是一團五彩雲幢滾入黑氛濃霧之中，同時，又見七八道各色劍光直往對面峰頭飛去，立時煙消霧散，滿眼清明。靈雲姊弟率了紫玲姊妹、朱文、文琪、輕雲等飛身落地。英瓊心中大喜，連忙收了乾坤轉變潛形旗，

與諸人相見，又將石、趙二人請來見了。石奇因爲飛劍受污，好生難過，同衆人見禮之後，先飛到崖下尋着那柄落下的飛劍。再上那孤峰去一看，除了孫凌波屍橫就地外，道姑和施龍姑業已在妖法被破時逃走。

原來施龍姑被孫凌波催放飛針時，忽見紫光、白光同時飛到，正要抵禦，那白光近身數尺，忽然落下。正想讚美黑眚砂厲害，卻未料紫郢劍不怕邪污，竟然衝煙而入。祇聽孫凌波狂叫一聲，連肩帶首斷爲兩截，倒於就地，把龍姑嚇了一跳。所幸見機甚速，還被劍光微微掃了頭頂一下，將青絲齊根寸許削落。嚇得龍姑膽落魂飛，忙駕遁光避開。驚魂乍定，不由急怒攻心。再看那道姑已將泥犁落魂幡展動，黑青砂放出去，把心一橫，索性也將玄女針放出，準備報仇雪恨。沒料到靈雲等從青螺回來，行近峨眉後山，紫玲忽聞着一股腥風，連說有異。便將遁法昇高，看見不遠處黑煙籠罩，連忙趕了過去。朱文首先將天遁鏡放出。紫玲一見那八九道紅光，認得是金針聖母的玄女針，大喫一驚，恐怕下面的人受傷，知道此針祇有彌塵幡能破，連忙飛了下去。龍姑也頗識貨，一見敵人聲勢大盛，連孫凌波屍首俱顧不得攜帶，連忙收了飛針逃走。那道姑自知邪不敵正；妖法被天遁鏡一破，早化黑煙逃走。孫凌波仇未報成，枉送了自己性命。這且不言。

靈雲等擔心凝碧崖，又不見若蘭、芷仙等在側，祇剩英瓊同一鵰一猿在飛雷洞崖上與敵人爭鬥，忙問凝碧崖可曾出事。英瓊道：「話長呢，後洞現已打通，我們回家再說吧。」當下仍將乾坤轉變潛形旗交與石奇，吩咐神鵰、袁星把守後洞，匆匆別了石、趙二人，一同由後洞回去。衆人劍光迅速，俱都惦記凝碧崖發生變故，無心觀賞沿途景緻，轉眼便將飛雷捷徑走完，收了劍光。英瓊忙將若蘭受傷經過說了個大概。靈雲、朱文一聽若蘭受傷，先不顧別的，便率衆往太元洞走去。纔走近若蘭門首，便見芷仙滿面惶急，在室前探頭凝望。一見衆人回來，心中大喜，高聲喊道：「蘭姊，大師姊回來了！」說着，便迎了衆人進去。原來若蘭在英瓊出去這一會兒，傷勢越發沉重，漸漸元氣隔不斷要穴，毒氣要往肩胛一帶躥了上去。不是因爲靈雲等今日就要回來，幾乎想將一隻臂膀斷去。南姑心念虎兒，也是哭得如淚人兒一般。芷仙看護二人，本就代她們憂急，因等英瓊獨自禦敵，好一會兒不見回來，越發擔驚害怕。正在無計可施，正好衆人回來。靈雲先進室中，見若蘭袒臂在牀，忙回身喊金蟬止步，自己同了紫玲姊妹，走近石牀前看視。若蘭因爲運氣阻遏毒血流行，不能行動說話，祇微微用目示意。靈雲未及開言，紫玲一見若蘭創口，便知是中了金針聖母的玄女針。忙問若蘭受傷時間，已經兩日，好生驚異。說道：「這玄女針若中的不是要害，如不將傷處殘廢，至多一個時辰，毒氣攻心而死。申師妹能延長這麼多時候，足見道力高強了。」靈雲因紫玲知道來歷，便請她從速施治。紫玲先要過淩渾所贈丹藥，與若蘭敷了半粒，又用半粒服了下去。然後道：「這種飛針，

是取五金之精與百蟲百鳥之毒，千錘百煉而成，再加多年修煉，再也狠毒不過。當初先母也會煉此種飛針，因爲嫌它太毒，不曾修煉，僅煉了紅雲針與白眉針兩種。除白眉針萬不得已時作防身之用外，紅雲針中了並不要緊，僅僅使敵人受傷而已。聞金針聖母已遭天劫兵解，如此毒針隨便傳人，恐怕她末劫不易超拔呢！適纔神鵰想是知道此針厲害，救主心切，竟橫展雙翼迎上前去。我們若來遲一步，李師妹雖仗劍光護體不致妨事，那神鵰必定受傷無疑。因爲此針之毒，各家妙用不同。愚姊妹雖知破針之法，醫治傷處卻無解藥。若非淩真人賜的仙丹，申師姊道力高深，能以維持數日，雖不喪命，也殘廢了。」說時，若蘭自敷了神丹，紫血不流，疼癢立止，臂上一陣白煙過去，雖未立刻還原，浮腫漸消，皮膚也由紫黑轉成紅潤，屈伸自如。便要下牀和衆人見禮。靈雲、紫玲連忙攔住。大家落座，細說前事，纔知有芝仙舐臂之事。